

邂逅青海湖

□张廷丽

那年仲夏，我终于踏上了憧憬多年的青藏高原。

车过日月山、倒淌河，半个多小时后，司机提醒我：青海湖快到了。我从车窗探出脑袋，抬眼一看，呀，远远的，青海湖像一条蓝色绸缎横挂在天地之间。我急不可耐地扑向青海湖，像扑进一幅巨大的画卷：近处，青茵茵的草滩上，开满不知名的各色小花；远处，环湖千亩的油菜花竞相绽放，把背景染成一片金灿灿的黄——青海湖，则呈晶莹明澈、质朴恬静的蓝，以其深邃、神秘、神圣且独特的美，梦幻般镶嵌在画面中央。

车缓缓前行，青海湖的样子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眼前，湖面上，浮着层层涟漪，鱼鸥偶然掠过湖面，不经意间用嘴戳一下湖水，大概是瞄准了哪条不谙世事浮出水面的鱼。极目远望，湖水共长天一色，水天相接处，分不清哪是水，哪是天，让人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梦幻之中。

此时的青海湖是一年之中颜值“巅峰期”，生机勃勃，充满诗情画意。

它不同于大海的波澜壮阔，也迥异于江河的蜿蜒奔腾。我从烟波浩渺的珠江边走来，见过南湖的庄严肃穆、大湖的隐秀清丽、玄武湖的一碧万顷，却从未领略过如青海湖这般的质朴醇厚。伫立湖边，望着眼前这湖水，淡蓝、天蓝、蔚蓝、瓦蓝、亮蓝、钴蓝、湛蓝、黛蓝……由浅至深，层层加重，像雾一般缭绕我

的眼眸和心灵。我想，会不会是远古时期，哪个调皮的神仙一不小心打翻了天国蓝色系的颜料桶，深深浅浅的蓝都在这一片湖面聚集了。

我静静地站着。那钻石一样晶莹剔透的细浪朝我奔涌而来，拍打着散落碎石子的湖岸，又渐渐退去，周而复始。一阵阵凉爽的湖风迎面而来，让人畅快淋漓。我俯下身去，伸手触摸湖水，冰凉冰凉，像溶解了的冰棍。我忍不住掬水来尝，咸咸的，像美丽的少女睫毛上悬挂的泪滴，也许，正是1000多年前途经此处的文成公主思乡的绵绵热泪吧。

鱼儿是湖水中最欢快的存在，青海湖中特有的鲢鱼（俗称青海裸鲤）是这片水域里最尊贵自在的主角。因为湖水咸的缘故，湖中其他动植物极少，偶尔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鱼探出水面感受外界的热闹，却一不小心成了飞鸟的口中餐。每年的七月，是青海裸鲤洄游孕育后代的高峰期，三四岁的雄鱼与雌鱼成群结队开始长途跋涉，它们从青海湖出来，再浩浩荡荡地在河口集合，逆水而上，寻找河流的淡水区繁衍后代。

这时候，鲢鱼洄游的河流中甚至会出现青海湖特有的“半河清水半河鱼”““鲢鱼跃龙门”的奇观。但是洄游的道路上危机四伏，鱼儿们除了要面临以生命为代价的艰苦跋涉，还要时刻提防大批天敌的捕食杀机，

此刻，斑头雁、鸬鹚、鱼鸥等都从天南地北赶来，潜伏在青海湖畔的泉吉河或沙柳河岸边，时而伫立凝眸，时而滑翔于水面，等待着一场“鱼鸟大战”后，美美地享受这顿“饕餮大餐”。

沿青海湖岸走，还能看到落在岸边的鸟儿自顾自地整理羽毛，或闭目小憩，或相互逗趣，即便人走近，也不躲不闪；不似别的地方的鸟儿，多半隐匿在岸边水草中或立在枝头上。青海湖边的鸟儿，落落大方，近在眼前，无拘无束，全然陶醉于它们自己的世界里，怡然自得。

午后耀眼的阳光渐渐柔和了些。站在碧波连天的青海湖边，举目环顾，四周的雪山像天然的屏障，将青海湖环抱其中，周围的沙丘、草甸、花海、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诗人海子的诗句：“青海湖上，我的孤独如天堂的马匹。”

不曾想，我与青海湖的邂逅，竟携着这样一种直达心底的温柔，悄然把我的烦恼洗净，将孤独治愈。

热情的司机说，当地人相信青海湖是“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泪水，或者是地球山崩地裂时留下的一份蓝色记忆”，而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女娲补天时遗落在青藏大地的一块蓝宝石，镶嵌在这人烟罕至的雪域高原上，千年如一日地散发着独有的魅力之光，犹如世界屋脊上的一面明镜，映照着千万年来的世事变迁。

新诗台

大雪之后（外一首）

□老刀

父亲让我
扶他去厕所
扶着他的胳膊
我的心一路往下沉
他太轻太轻了

他的胳膊
瘦得像鸟的翅膀
感觉稍不留神
他就会从
我的手上飞走

那一年

那一年
我们在
深圳的三门岛捉海胆
海胆刺伤了你的手
海浪扑走了我的眼镜

在那些礁石之间
我们捉了整整一袋子海胆
我们拍照有说有笑
我们将捉上来的海胆
一只一只扔回大海

好像我们来岛上旅游
就是为了把这些长刺的家伙
摸上来看一看
然后又扔回大海

心中有桃源 无处不天堂

□钱虹

三见尤今

尤今总也不显老。认识她已近三十年了，每次见到她，总是乐乐呵呵，很快乐的样子，一笑起来，发自内心的爽朗大笑，很有爆发力，一点儿也不避遮掩。从第一次见到她，她就是这样；三十年过去，她还是这样。

第一次见到尤今，是在上世纪，1991年的秋天。那时被称作是“新加坡的三毛”的尤今在中国大陆刚刚走红，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下子推出了包括她的成名作《沙漠中的小白屋》在内的五本散文集。一位姓汪的女编辑陪同她来到上海签名售书，由当时的上海新华书店负责接待，安排她住在某宾馆。已故的南通市社科院钦鸿先生是上海人，他研究新（加坡）马（来西亚）华文文学较早，认识尤今，约我一起去见见这位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文女作家。那天，也许是接待方安排的活动较多，尤今回到宾馆已是晚上快十点钟了。钦鸿先生把我介绍给她。她就笑呵呵地与我攀谈起来，一点都没有生分的感觉。听说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，她说她知道钱先生，很钦佩他的《论文学是入学》，有空想去拜访他老人家（后来果真去拜访了钱先生）。然后我们又谈了些别的事情。虽然相谈甚欢，但考虑到她已劳累一整天，第二天还有活动安排，便向她告辞。

再见到尤今，已是十年之后。2001年9月，重庆师范学院成立“尤今研究中心”，聘请钱谷融先生担任研究顾问并邀请她赴渝为该中心成立揭幕，我想，这恐怕正是出于尤今本人的意愿或建议，因为她说过她很佩服钱先生的文艺识见。当时我也收到了出席“尤今研究中心”揭幕仪式的邀请。主办方担心钱先生年事已高，特地关照我在旅途中对年届八旬的他多多照顾，我自是义不容辞。我知道，钱谷融先生此次赴渝，除了负有为“尤今研究中心”揭幕的使命外，他还有两个心愿：一是凭吊故地，抗战时期他曾在重庆中央大学念书，学校旧址就在如今重庆师范学院所在地沙坪坝，这里给他留下了太多的回忆；二是他希望能回程时再亲眼看看长江三峡。

我陪同钱先生抵达重庆后，与尤今二度相逢。她对钱先生的到来表示了由衷的感谢。我们不仅一起出席“尤今研究中心”的揭幕仪式，还和“巴蜀怪才”魏明伦等文友一起聚餐。不过，那次尤今并没有在重庆待多久，她说她在新加坡担任一所中学的全职教师，每周有许多课要讲授，所以不能久留。我想，她写了那么多书，竟然还只是一位“业余作家”。她告诉我，在新加坡当全职教师很累。我问她：平时怎么写作？她说：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4小时。我惊讶不已，不由得联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：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愿意挤总是会有。

光阴荏苒，如白驹过隙。又是十年过去。2011年冬天，在香港和广州召开“第三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研讨会”期间，又见到了尤今。三度相见，她还那副模样。齐耳短发修剪得很有型有款，收拾得清清爽爽。虽然在之前，从2008年“雨虹丛书/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”约稿开始，我和她就保持着电子邮件的联系，她还在2009年3月寄来了《菩萨的境界》文字稿，但我和她，还有诸如陈若曦大姐、木令着大姐、丘彦明姐等旧雨新知相聚，还是给我带来了惊喜和快乐。她告诉我：如今她已经“退休”，不再担任中学教师，所以睡眠时间多了，而且不用再为学生的事情操心。我真为她毅然“放下”教职专职写作而高兴。

我们一行从香港中文大学，到广州暨南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，到从化碧水湾温泉，再一起

乘上返回香港的大巴，一路上谈笑风生的尤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实际年龄已届花甲。于是，我确信，有的人确实永远不老，因为她内心始终是快乐的。这一点，她自己也不否认。她在散文《在门外挂串风铃》中说：“许多人对于我长年长日都能保持心境的愉快觉得迷惑不解。问起时，我总简简单单地说道：‘心中脑中都没有阴影，生活里自然也不会有阴影。’对于我来说，整个人生，实际上就是一场又一场有趣的游戏。求学、恋爱、工作、旅行、写作，通通都是游戏。不论参与的是什么样的游戏，我都抱着‘三全主义’——全心投入、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。”

旅行生涯

虽然尤今自己说把人生通当“做”是一场又一场有趣的游戏”，但其实她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做事的认真态度和坚韧精神，都绝非游戏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古人的名言似乎正是尤今的人生写照。从1973年开始，尤今就与出国旅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四十多年来，只要一有空暇，比如寒暑假或是节假日，她就会离开狮城去丈量世界，至今其足迹已踏遍了除南极以外的六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她说，“背着行囊，年复一年地把足履印在一块又一块陌生的土地上，聆听故事，发掘问题，大大地开拓与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；而他国的故事与问题，正是我们宝贵的借鉴”；而在她乡异国旅行中会遇到任何不如人意的地方，她也“绝对不以哀叹和怨怒来‘点缀’我的旅行生涯，我总觉得，心中有桃源，无处不天堂；所以，每回出门，我总随身携带两帖旅行的‘万灵药’，它们是：乐天知命，随遇而安”。

即使是出门旅行去“玩世界”，尤今也绝非“游戏人间”，她的态度之认真严谨非一般人所能及。举例而言，一般人出国旅行喜欢报名参加旅行社，跟着导游和旅行大巴如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。而遍游80余国的尤今从不参加旅行社，而是随自己愿自己安排出行。在出发之前她要做什么“功课”：先跑到将来的异国领事馆和图书馆找寻相关资料，仔细阅读研究并做好摘录；如遇上该国人士，她会与之交谈，深入了解该国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等基本国情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对于重要的资料文献她居然烂熟于心几乎能倒背如流。

在旅行途中，今尤毫不偷懒懈怠，常常黎明即出发，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多看、多走，亲身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状态，直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住处。旅途中，她习惯于携带一本笔记本，白天尽量外出感受、体验，夜晚便将白日所见所闻、所思所记在本子上。这一习惯即使是在亚马逊原始森林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。到了夜晚，她在简陋的茅舍里，只有蜡烛闪烁的光亮，她就借着这一星亮点点的光亮写下一行行文字。茅舍紧挨着食人鳄鱼经常出没的亚马逊河，万籁俱寂中丛林深处不时传来猿猴的鸣叫声，令人恐怖至极。原始森林里有硕大的蚊子，将她的手臂叮得又红又肿，她也从不放弃夜晚的“温习”。她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，“如果我整天坐在家里面写作就会脱离了社会，脱离普通人的生活，就好像钻进了象牙之塔，那我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和读者产生隔膜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和更多的人沟通，产生共鸣。”“我每天写作很累，为名不为利，只为了了一份爱。”像尤今这样凡事认真而又坚忍不拔的人，抱着“三全主义”——“全心投入、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”的人，你能信她会“游戏人生”吗？



鸟儿声声喜报春（国画）

□邱文强

新年头三天

□肖复兴

日子飞快，不管2020年百感交集再如何，新的一年还是不差分秒地如约而至。新年的头

两天，两个孩子分别打来电话，发来微信，问候新年。一个来自美国，一个来自广西。都那么远，仿佛远在天边，远得让人叹息。他们说：特意选在这两天分别问候新年，是想每一天都有人问候，免得我们老两口孤单寂寞。

懂事的孩子。细致而周到，让遥远的距离缩短。

想起去年一年，疫情在全世界蔓延，我们老两口都是宅在家中，哪儿也没有去。生活的圈子，一下子变得窄小，孩子的时候，便成为和外部世界最密切的联系方式。本来早就相约好的阔别重逢，也让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搅黄了。

一年的日子，显得那样的漫长。电话里，绵绵不尽的话语和文字，和日子一起一天天长去，可以成为一部长篇小说，密如蛛网一般，织就那曾经阴云密布之后的一天云锦。彼此的挂牵和思念，让那些揪心的时候多了倚靠的慰藉感，让那些阴霾的日子里现出了明亮的光。彼此相距遥远的时空距离，被这些无数的挂牵和思念所填满而温暖起来。

我相信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在那些很多人彼此不得不分离的特殊日子里，再没有比来自亲人的挂牵和思念更重要的了。那是让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沉稳下来的铁锚。

在前方有人替我们奋勇逆行抗争的时候，守在家中的我们，虽然老迈沧桑，一无所用，还有亲人的挂牵和思念，让我们不再孤单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如果说口罩成为我们生活中必备的无语装配；那么，挂牵和思念，是我们生活中隐性却坚实的主角，是守护在我们屋檐前一副对仗醒目而温煦的春联。红色的春联，白色的口罩，便成为这个世

放弃也是一种美

□尹广

有的人到了退休年龄，心情就多多少少变得苍凉，生理上变化，再加上时光的风吹日晒，面部的突出特征是冷感。苍老积蓄在内部，难得一展笑颜。

对于退休，特别是临近退休，我也曾有过莫名的彷徨，甚至恐惧。58岁那年，我动过一次大手术。术后，家人劝我打退休报告，我也动心过。可最后还是选择了坚守。我害怕退休，害怕退休后的无所事事，害怕退休后家庭生活大打折扣，害怕空虚的煎熬……

真正退了休，我对人生的感悟渐入深究。退休，好似一棵松柏古枝，为自己画了60个年轮的圆，告别“二点一线”的职业生涯。退休的我，好似断线的风筝，少了牵制，少了约束。每天，我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再也不用担心路上塞车堵车、开会迟不迟到。现在外出，“说走咱就走，风风火火闯九州”……

退休，只是代表职场上的一个终结，代表人生年轮的一个时

间刻度，其实是新的人生的开始。我所认识的许多人，退出职场后，大多进入另一个忙碌的人生季节：要么含饴弄孙，要么重新走进课堂，要么踏上旅游的征程。

退休以后才知道，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，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。懂得这一点，当身边人不再簇拥你，或者失去了世上最爱的一切时，你方可释然：这是自然规律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偶然、一个过程，有平静也有震动，有幸福也有痛苦，有高潮也有低落，有辉煌也有失败。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，该享受幸福的时候就尽情享受，该承受苦难的时候就勇于承受。

佛曰，放弃也是一种美。年轻时，以为坚持的人是勇者，退休后却发现，勇往未必直前，适时适度的放弃，是一种明智。不想累了，不想演了，可以放松而真实地活着，浅浅地活着，淡

淡地活着，活在自我的世界里。放下重负漫步人生路，发觉人生的意义原来不只是奔波在路上，路边的风景同样美丽怡人。听到职场上曾经的同事的烦心事、揪心事，是非事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“NO，别靠近，别掺和！”

退休，关键是要有退休的从容。从容是一种境界，一种素养。这种从容，有着深秋的味道，是北方成熟的玉米地里赭褐的色彩，也有南方冬季树木旧叶被新芽替掉的泰然，有些中国传统文人画淡泊清高的意境：薄雾中，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，蕴涵了大雪纷飞、独酌寒江的千万孤独。老，可烈烈如火，亦可清淡似水。

曾经非常羡慕2000多年前的庄子，多么潇洒洒脱，多么惬意！没想到，现在的我，居然也可以像庄子那样，做起了逍遥派，倚着天上的云彩，俯瞰世界，揽万物于心间，优哉游哉，妙哉快哉。

念想

□王明皓

蔡老板一来给我家钉地板，来得很隆重。

他开着辆凯迪拉克车呼啸而来，一脚刹车，就刹在了我的家门口。

下车后，他很公事地和我打了招呼，就去我的房子里查点起材料来，指指点点的，一会儿说这多了那少了，一会儿站在那里审视凝思，像在决策着什么重大战役。从他车子里下来的人七长八短，就不远不近地手操着家伙站在那里看着。

蔡老板一眼瞥见他们也笑了，挥手一声吼：“笑什么笑？干活，干活！”见手下人去不了，他就对我说：“少了材料，影响了干活，不也是你王老板的损失？”我说：“我老板？你才是货真价实的蔡老板！”

蔡老板说：“蔡老板就蔡老板。反正我手下也算是有四五十个人，七八条枪了。”他忽地发现他那七八条枪又站在那里看好玩了，又挥挥手说：“凯迪拉克车子都坐过了，就算美国总统也该上班了！”见人不走，他就对我说：“他们不走，怕是有点思想问题呢。大热天，一天干下来，这里没蚊帐没空调的，我们到镇上住个饭店就好。”他望望我：“五个人，小地方，一晚也就两百块。”

不是我舍不得，主要是我跟卖地板店家的合同里，没有住宾馆的这一条啊？

蔡老板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说：“王总，我们干活用心点，多省两块地板，就全在里面了。”

了。

蔡老板带着人干活，如虎似狼，一出手就叫我长见识了。

他们两三人一组，进屋后画线的画线，打孔的打孔，打孔钻头深度是早已定好的，想也不想，只管一个劲儿地沿着线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煞，排龙骨了。一时间屋里尘土飞扬，电锤声榔头声响成一片……而后扫去龙骨间的灰土，撒上防白蚁的樟木屑，那一包包的地板，就已开包被均匀地放在了龙骨上。我看得不由赞叹：“蔡老板，你们这活干的，和工厂里的生产流水线有一拼了。”我丢了根烟给他，他把烟挪了个地方，手不停脚不住地打着地板说：“十年干下来，哪个不成流水线，哪个不是卓别林啊？”

地板是从墙的一角开始钉的。红色的地板如星星之火，就从这一角燃起来，斜着一条线烧过去，很快就烧到了房子的中央，这屋里顿时就显得活活泼亮，焕然一新……

趁他们喘口气的时候，我提了个心头的疑问：“你们的流水线的确是快……”

蔡老板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快，NO等于质量不好。”

我就“嘿嘿嘿”地笑。蔡老板说：“别笑。我们开来就是一个团队，不是那种夫妻档。我们的工程订单还很多！所以我只好逼着我的兄弟们快、快、快了！”他的兄弟们听了就一齐说：“坐蔡老板的凯迪拉克车

子来钉地板，还不快、快、快，就不好意思了！”蔡老板说：“为什么凯迪拉克？我们钉地板的小公司，也想着将来，创造个快而好的品牌形象啊！”他的手下说：“所以我们都喜欢你干……”蔡老板说：“挣不到钱，就不喜欢朝地上戳，孔刚打好，就有人跟着朝里面钉木煞，排龙骨了。”说完了下，榔头一捏，就又领着他的兄弟们接着干。

这样的干法，他们第二天傍晚就胜利完工了。

蔡老板笑容可掬地打开一间一间房门，边陪着我边走边问：“王老板，点赞不点赞？”

原来是一片荒原，现在已然枫叶正红了，我说：“点赞，点赞！”

蔡老板说：“四天的活两天完成，光宾馆费就省了六百。你给个二百块，就算我们今晚还住这里的吧……质量，你放心！”

那天蔡老板接过了钱，当晚就带着他的团队走了，赶下一家去了。

可焕然一新的屋里，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

进房门门口偏一点点的地方，只要脚上用点劲，它就会“咯吱”地一响。

本来我是去找蔡老板的，想就算了。因为地板一响，我就会想起这个年纪不大还有点励志的、能吃苦会赚钱的蔡老板。

这个一响，也算他留给我的念想了。

